

國 防 前 線

外 蒙 古

楊 寶 琛 編 譯

27. 2. 初版

戰 時 讀 物 編 譯 社 出 版

目次

一、歸向問題·····	一
二、出兵問題·····	五
三、政治經濟現狀·····	八
四、歸客談·····	二〇
五、空軍領袖夏多蘇隆·····	二四
六、蘇聯日本與外蒙·····	二七
七、日本間諜潛探記(上)·····	五二
八、日本間諜潛探記(下)·····	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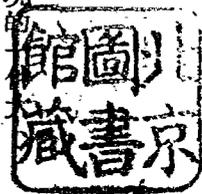
九、外蒙古的政治機構……

八三

一 歸向問題

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的確是民族抗戰發動後應該迫切促其實現的事。但是，不幸得很，到今天還有人把這個問題記在蘇聯的帳上，希望蘇聯對此有何行動，實在不能不使人驚訝日本帝國主義所作反宣傳魔力之大，和幾年來漢奸理論抬頭後影響之深！

要認清楚外蒙古在今天的地位，和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必須先明白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真正內容。孫中山先生固然曾經說過「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應負起救國責任」的話，但決不能如反動者的曲解認贗，以為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大漢族主義，是漢族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先生所親自



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明白而具體地民族主義的意義，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以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在今天，中華民國立國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論政的人對國內民族問題似乎不應該忽略「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和「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是各民族自由聯合的」的基點。對外蒙問題如此，對其他邊疆問題也應該如此。

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反宣傳，總是把外蒙和偽滿相提並論，這樣一來，自然是蘇聯「侵略」外蒙在前，日本侵略東四省在後，蘇聯是「始作俑者」，日本是「尤而效之」，中國應該和日本帝國主義締結「反共」協定，把華北和西北各省都送給敵人，以表反蘇的誠意了！雖然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有認

識得很清楚的，漢滿兩族在文化在生活上已經完全一致，東四省和關內毫無分別，和蒙藏纏回苗夷等族保持特殊文化的情形完全不同，但對外蒙情形則相當隔膜。到今天，雖然沒有人敢公然提出日本締結反蘇協定，而因為中毒已深，不知不覺間把外蒙當作蘇聯的附庸，公然認定外蒙爲蘇聯附庸的，的確大有人在。

不錯，外蒙古是駐過蘇聯紅軍的，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白俄及蒙籍漢奸盤踞外蒙，對蘇聯作戰之後，後來蘇聯紅軍將撤退的時候，孫中山先生曾以「紅軍一撤，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即將侵入」爲理由，通知蘇聯暫緩撤兵。我們如其忽略了民族主義的「反帝」及「國內民族自決」的真義，把外蒙和偽滿作等量齊觀，則孫中山先生與袁世凱也不容易分別了！

總之，外蒙取消獨立與否，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央政府可以根據民

族主義的原則，與外蒙當局具體商洽解決，劃分中央與外蒙自治政府的職權，規定中央與自治政府的關係。中蘇邦交的增進，僅使解決外蒙獨立問題增加許多便利，而決不能依賴蘇聯代我們解決。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蘇聯固然一再聲張解釋過，即外蒙獨立政府，也沒有否認過。蘇聯和外蒙固有互助協定的締結，但締約的目的，純為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是外蒙受蘇聯的保護。

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蘇聯是我們唇齒之邦，是我們最可靠的友軍，我們希望中蘇邦交不久可有更大的進展，蘇聯對我國抗戰幫助，是多方面的，不僅可能，而且有必要；但是，我們對外蒙問題，並不期望蘇聯作何較大的効力，因為我們自己儘有力解決一切（揮逸羣）。

二 出兵問題

抗戰發生後，關於外蒙古取消獨立與出兵滿洲的好消息，甚囂塵上，曾有記者以這事詢問於第八路軍的陳紹禹先生，其談話如下：

「關於外蒙和蘇聯出兵兩個問題，一般極爲注意，據你的觀察如何呢？」一位朋友問紹禹先生。

「外蒙的出兵問題，」紹禹先生答：「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的問題，因爲外蒙人口共只八十萬，並且據最近的統計，每三個人還有一個啦嘛，固然外蒙的軍隊是機械化的，有最新式的坦克車，有飛機，有重砲，但是牠的常備軍共只三四萬。就是以最高限度而言，每十個人中抽一個人，也只有七八萬軍隊，還

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

『至於蘇聯，我們揭開列寧和斯達林論社會主義國家任務的著作，牠有幫助別國革命的義務，但就目前國際形勢看來，蘇聯出兵幫助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第一、從前帝國主義國家是一條陣線來反對蘇聯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現在牠們則分裂而成爲兩條陣線，一條是和平陣線，一條是侵略陣線，這對於中國和蘇聯都是有利的。我們現在應當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來增強自己的地位，不要弄得使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來反對自己，好像一九三五——二七年大革命中那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蘇聯出兵，則英美害怕，倒在侵略陣線那邊去，反而對我們不利。第二、假定蘇聯出兵援助中國，則德意根據軍事同盟，便可從西方來進攻蘇聯。固然，現在蘇聯的力量，東西可單獨應付，但這樣一來，戰事範圍擴大，蘇聯要全力去對

外，援助我們的力量，反而減少。所以，就目前的形勢說來，蘇聯出兵，對於中國，以及對於牠自己，都是不利的。只要蘇聯能在物質上和專門人才方面，給我們以援助，新式的技術和自己的人力配合起來，我們就可以造成抗戰的堅強力量。」

「那末蘇聯和外蒙出兵的消息從那兒來的？」

「這是日本和德國方面造的謠。他們想用這手段來轉移中國民衆的視線，他們想用這方法給中國民衆造成一種幻想，結果，蘇聯不出兵，便可使他們對蘇聯失望，以至反對。」（實甫）

三 政治經濟現狀

【政治】 外蒙共和國的憲法採取了與蘇維埃制度完全相同的組織，以前完全不知道組織的外蒙人，也設立了牧羊業，農業和工場等組合，而受青年聯盟的指導，現在支配外蒙的蒙古共產黨員約有二萬人，青年聯盟的會員約有一萬人，政權的運用採取國有統一主義，無論土地，羊，寺院，工場，鑛山和貿易都在政府統制之下，政教分離。男和女，各民族，各宗教間一切平等，廢止王公貴族稱號，剝奪喇嘛的特權。

政治的體系是這樣：十八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被選後，任期一年的議員，每年開國民會議一次，會期一月，議員額數一百數十名，會中推舉五名

爲代表委員，成爲執行機關，詮衡各部的部長。這些議員以各地民衆和軍隊選出的爲最多，大部是共產黨員。國民會議議長和國務總理共同形成爲行政最高機關。自一九三〇至三三年，制度曾一再改革。

地方行政由中央任命的長官負責。參與行政的人員由受長官指命的地方有力者，大半是在布利雅特和莫斯科受過教育的人。

【教育】一九三四年以來，發動撲滅文盲運動，整理學校。一九二六年制定小學令，一九三三年又經改革整理，學校用品全部由政府支給，男女同學，實施共產主義教育。現在有小學六十五個，學生約四千人，教師約一百四十人；中學五個，學生約六百五十人，修業期限爲三年；有庫倫大學一所，學生約二百名，也是修業三年，該大學中成績優秀的學生都派遣到莫斯科赤色大學去留學。大中學都是舊日官衙所改建，地方的小學校則多半在部落中張起帳篷來

作爲校舍。女教員比男教員還多。

【經濟】 外蒙五年計劃中最重要部門是交通機關，第一條計劃的鐵路是從外蒙加爾彼得洛夫斯基經買賣城至庫倫的雙軌線，更擬延展而南通綏遠，工事正在加緊建築中。外蒙原有四大「隊商路」幹線，不過那是幾千年來自然走出來的，廣狹不等，崎嶇難行，現在已加以修理和重建。各路都以庫倫爲起點，北向至西伯利亞，西向到伊犁，東南向到張家口，東到哈爾哈。新設的道路主要是有着軍事意義的國道，它們遠通西安，直連上海。

人口雖蘇聯的統計也不完全，大概有八十萬。漢人現在有五、六千；蘇俄人在全外蒙有二、三萬；在貝加爾湖東岸建設自治共和國的布利雅特蒙古人在外蒙的也很多。

據蘇聯人的調查：馬的數目從一百四十萬增至一百六十萬，駱駝從三十萬

增至五十萬，牛從一百五十萬增至二百萬，山羊從三百萬增至四百五十萬，羊從一千萬增至一千八百萬；「家畜五年計劃」要使今後三年間激增百分之四十。因為鑛山的探查不完全和交通不便，礦業五年計劃不明。距庫倫三十五千的那賴哈煤礦頗有希望，推定埋藏量三億普得（每普得約十六公斤半），因此五年計劃中煤的年產量從一萬噸增至五萬五千噸。此外，東部近呼倫貝爾的桑貝子南方十二籽有很豐富的煤田，科布多地方也有三處煤礦。

金礦自來有名，其他銀鉛，亞鉛，石墨，岩鹽等各處均有開採，工業有製革，木料，煉瓦，機械等都集中於庫倫，全歸政府支配，其他家庭小工業都歸工業組合統制，不許各自的自由。主要有粗製毛線，皮革，靴鞋，毛皮，製粉等小手工業，這裏也如蘇聯一樣，以五年計劃努力於提高效率。

輸出及輸入貿易全部經西伯利亞以至蘇聯，據報告輸出輸入均達八千萬圓

，實際上統計極秘密，無從得知，因為依輸出輸入的金額即可推定軍需品的動態。輸出品有家畜，皮革，毛皮，獸骨等；輸入品有穀物，茶，煙，紙，火柴，玻璃，衣服，化粧品，鐵器，機械，汽車，石油，農具等。庫倫也有兵工廠，但產量不多，所以武器彈藥和飛機也有大量輸入。

「軍事四年計劃」努力於發展電報，電話，郵政事業，尤致力於無線電，最可注意的是庫倫大無線電台的建設。

外蒙並非一個完全是草原和沙漠的「國家」，庫倫北連西伯利亞山系，林產頗多，種類有落葉松，樅，樺，榆，白楊，柳等，年產有十萬公畝。農業雖為蒙古人所不喜，但在都市附近也栽培小麥，燕麥，裸麥，黍，大麥，年產約二萬噸。但是那樣廣漠的大地，只出這點穀類，當然必須輸入了。因此外蒙的「自給五年計劃」就利用集體農場制，強制喇嘛，有閑階級和婦女作業。

【作戰準備】軍事工作中主要的是鐵路，一九二四年蘇蒙條約訂定後，蘇聯的鐵路權着着擴大，獲得建築恰克圖——庫倫——滂江雙軌鐵路的權利。水路的建設，也全以軍事爲本位。

軍隊的主力集中僞滿邊境附近，在桑貝子和塔木賽克一帶配置七八個師，其他則配置於庫倫及南部內蒙邊境，以三個軍團向這三方面派遣。該三軍團主要是騎兵，此外，步兵從二旅，增到三旅。砲兵增到二團，另加約六千名的特別國民軍和機械化兵團。飛機從二百架增到三百架，大砲，高射砲，輕重機關槍，戰車，裝甲汽車隊，貨車隊等都是從西伯利亞移入，以備現中國事變的波及。以上庫倫爲中心，全力進行軍事工作。庫倫有兩大兵工廠，發電所，化學兵器工廠及無線電台的設備。

【交通】交通設施在外蒙經濟計畫中最具重要性。縱貫蒙古的大鐵道（自

蘇聯外蒙加爾的彼得羅夫斯克經恰克圖買賣城而至庫倫添設複線，復自庫倫南下，通至綏遠。現已設計完竣，工事也正在積極進行中。其他，以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爲中心。溝通新疆和蘇聯邊境的計畫路線很多，且都含有重要的軍事意義。

道路方面，外蒙一向是以所謂四大隊商路做交通幹線的，很像大草原上的長蛇，曲折橫渡沙漠，東西南北都可通達，以庫倫爲中心，經買賣城北上可至西伯利亞，西通伊犁，東南通張家口，東達黑龍江邊境的哈爾哈。這些道路並不是人工所築造，乃是幾千年來自然地踏成的；駱駝，車，馬，把砂礫，泥土，石灰踏成一團，就形成了鋼骨水泥一般堅固的道路。然而，這些道路到底崎嶇不平，而且拖泥帶水，車馬輪脚，隨時會把泥水送濺上來。因此，有外蒙新道路網的籌設。新道路多具軍事性，甚至遠可通西安，而和上海相連絡。

目前庫倫張家口間（一、〇六〇公里），庫倫買賣城間（三七公里），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紅領雅谷喀間（二、三八〇公里），庫倫——魯倫間（七二〇公里），烏里雅蘇台——賽爾烏蘇達——張家口間（一、七〇〇公里），都在籌築汽車路，甚至自烏蘭哈達通察哈爾至綏遠，滂江——錫林郭勒盟左右旗間（察境）——滂江，布留特——烏珠穆沁旗間（察境），烏得——達里崗牧場各旗間（察境），也擬有軍事意義的汽車路線，不過察綏境內之屬內蒙「德王」勢力之下者，則已無從進行絡聯。

水路也有相當進步，現色楞格河——愛金公河口間（二、九四公里），色楞格河支流鄂爾渾河口——夏里公河口間（七二公里），鄂爾渾河口——賽勒托爾間（一八公里），航行很見便利，蘇聯船隻也很多。

還有航空，除自蘇境伊爾庫次克經買賣城而至庫倫的蘇聯舊關的定期航行

外，現庫倫至泰西開脫，庫倫至新疆省間，闢有航空路線，且預備漸次擴展到西安。

至於電信有線電以庫倫爲中心，四面都可通達，庫倫還建有大無線電台，作者曾於前年潛入外蒙境內，不論在道旁，及在草原上，那時就已電桿林立，可知外蒙電化事業的發達。

【生產】就生產經濟上調查，外蒙馬匹已自百四十萬頭增至百六十萬頭，駱駝自三十萬頭增至五十萬頭，牛自百五十萬頭增至二百萬頭，山羊自三百萬頭增至四百五十萬頭，綿羊自一千萬頭增至千八百萬頭，在五年計畫之下，今後三年間預定平均可再增百分之四十。狩獵也很可觀，每年獵獲額，*in the past*（滿蒙一帶特產的齧齒動物）約二百萬頭，栗鼠約九十萬頭，狐約二十五萬頭，其他如狼，犴狍狐等也不少。

外蒙鑛產似乎還沒有明確的調查。但已經可以知道很富。譬如煤，離庫倫三十五公里的納拉伊哈煤鑛便非常有望，埋藏量約五百萬噸。此外，東部的桑貝子南十二公里地方，也有豐富的煤鑛西部科布多則有煤鑛三處。所以外蒙儘可不愁工業燃料的缺乏。至于其他鑛產，金鑛自古有名，銀，鉛，亞鉛，黑鉛，岩鹽等也採掘得很多。

工業以製革業，製材業，煉瓦業，機械業爲主，多集中於庫倫。在五年計劃之下，生產率增進得很快。家庭勞動的小規模工業也不少，以畜產物爲中心。有粗製毛織工場，皮革工場，製鞋工場，毛皮製造工場等，都在工業聯合會統制之下，依照五年計畫，加緊生產。

有人以爲外蒙是單純的草原和沙漠之國，這是相當錯誤的。尤其是在庫倫北方。山脈綿延，密林叢叢，落葉松、縱、樺、榆、白樺、白楊、楊柳等生產

很富。農耕雖說爲蒙古人所嫌惡，但都市附近仍有多量的小麥、燕麥、裸麥、黍、大麥等栽培，每年收穫約達二萬噸。自然，這些生產是不夠消費的，所以總計每年尚須二萬噸穀類的輸入。但目前，在五年計畫自給自足的原則之下，已利用着集團農場制度，不管是喇嘛，有閒階級，或婦女，都要強制的入集體農場工作。

【貿易】貿易方面，輸出入約各八千萬圓，大致平衡。不過，實際上軍需品如飛機，軍器彈藥等。秘密輸入的數量相當多，這些東西是不曾公開計算在內的，一般輸入品是穀物、茶、煙草、紙、文具、鞋子、火柴、玻璃、衣服、化妝品、鐵器、機械、汽車、石油、農具等；家畜、皮革、毛皮、羽毛、獸骨等，則爲外蒙傳統的輸出品。

照外蒙經濟組織，各種產業大都屬於公有，人民的消費，也由政府人員來

分配。在能率本位的五年計畫之下，這種傾向是更其發展了。（布利秋著平則譯）

四 歸客談

外蒙古的騎兵，在中原大陸上，一向是有名的輕騎健兒，是勇敢善馳驅在萬里平原中的驍子。

記者是剛從外蒙古回來的；外蒙古的地域面積等於東四省的寬廣，人口是有八十萬。但是外蒙古的騎兵，每個人都具有哥薩克騎兵一般的強壯。最近十幾年來在蘇聯赤軍影響之下，經過充分的政治訓練，現代軍事騎馬技術的訓練，現代戰術常識的訓練，與現代武器的配備，已經是鍛鍊成無堅不摧的鐵騎兵了。記者曾經參加過外蒙的騎兵檢閱，看見外蒙古騎兵手提自動步槍，騎在蒙古馬背上，飛躍過兩丈闊的防禦工事，這種神勇的技術，是值得誇躍於世界的。

。最近五六年來，外蒙古的軍備有更大的擴展，機械化的部隊和坦克車，飛機方面的補充，有大量的增加。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對外蒙和蘇聯作戰，不僅怕蘇聯的赤衛軍，也許是最怕外蒙古的騎兵，因為外蒙古人是遊牧為生的，所以外蒙古騎兵在作戰時有他特殊的優點：一、地域熟識。二、因為他們從小生在馬背上，騎術從小就養成，所以騎術快。三、射擊準，能在兩里外飛馬射中敵人。四、給養簡單，他們帶一隻羊腿在身邊，可以兩三天不須下馬背來找飲食。五、勇敢好戰的強悍性格，仍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雄風，所以在八百年以前，成吉思汗時代鐵木真，忽必烈，統帶遊牧幾十萬大軍到東歐，俘擄俄羅斯皇帝，到東普魯士，希臘，當時歐洲人曾敬畏為「黃禍」。現在，外蒙古在全面抗戰的號召下，我們相信，英勇的外蒙古戰兒，一定會給以殘暴的日寇以意外致命的打擊。

倘使上面所說的成爲事實，這可以具體地表示出蘇聯和外蒙的互助關係，並無侵略的行爲，同時也可以顯現蘇聯對中華民族解放，所給與的偉大熱情。同時更可以給我們政府當局，對國內民族互助提攜責任上，以重新考慮轉變政策的警惕。^多這就是要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下，互相提攜求解放求生存。

外蒙古民族的優點，還值得提出的，就是在自治以後，在蘇聯互助下，把外蒙古的貴族喇嘛通通打倒了。同時普及教育（蒙古文），廣設工場，開闢交通，鐵道，公路，電訊，一切都已經顯出新興的氣象，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地進行其野心大陸政策之下，外蒙古能夠自己振作起來，自己強固地防衛着，日本帝國主義關東軍萎靡不振的部隊，是絕不能越過外蒙古領土一寸的。在外蒙古的婦女，都參加到軍事，生產各部門里去了。在外蒙古的學校，工場里，都有外蒙古婦女參加，同時有大批的外蒙古青年男女，到莫斯科去留學，

到處都可以聽到外蒙古青年男女勇敢健壯的歌聲。

在外蒙古五分之一的沙漠地帶外，其他多是森林，草原，礦產和湖泊，天氣也不十分冷，過去在滿清愚民政策之下，曾利用喇嘛來麻醉蒙古人的民族意識，消滅蒙古人口，所以把整個優秀的蒙古民族減少了十分之九，假使不是外蒙古的很早覺悟，那麼用不了百年，蒙古民族就可滅絕於世界之上了。我們希望全民抗戰以後，中央應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去幫助蒙古民族的復興，增進東亞民族的團結和真正的和平。（鋼）

五 空軍領袖夏多蘇隆

外蒙古的空軍領袖夏多蘇隆(Shadyr Surun)，現在只有二十七歲年紀，可說是全世界最年青的空軍領袖。他不僅是外蒙古的空軍司令，也是最高議會的委員之一，並且是外蒙古民衆最愛戴的領袖之一。

航空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們，都住在飛機場附近的蒙古式篷帳裏面，夏多蘇隆和他的家屬也是如此。

在三年以前，據蒙古的舊法律，第一個兒子必定要做喇嘛，這法律現在已經修改過了。新法律規定第一個兒子必須當兵，第三個兒子才可以出家做喇嘛。

夏多蘇隆共有兄弟五人，他是長子，因此他在年幼的時候，就脫離家庭，被出賣給沒有孩子的人家。他現在不知道他的父親到底是誰，不過他的兩個母親現在却都和他住在一起。

一九二六年，夏多蘇隆在庫倫做一個蘇聯航空隊隊長的勤務兵，那隊長親自把他訓練起來。一九三二年，他便成爲外蒙古的第一個航空員，一九三四年，任訓練隊的隊長。

不久，他就獲得試驗自己飛行能力的機會。一九三六年的三月間，日軍企圖進攻外蒙古，夏多蘇隆駕了戰鬥機，帶着炸彈和機關槍，奉命飛往邊境。

當他向敵人掃射的時候，他的手臂感到小小的震動，但他置之不顧，他仍在離開地面七十尺的高度上，在槍林彈雨之中，一面駕駛，一面掃射。

在第三次低飛時，他已經覺得頭部沉重，袖襟沾着血漬，可是他仍繼續向

敵人射擊，完成了任務之後，才以左手駕駛，飛回離開邊境二十哩的後方，安然降落，他已經失去了知覺，立刻送人醫院療治。

夏多蘇隆現在是外蒙古的空軍司令了，他積極訓練着飛行員。外蒙古剛剛脫離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必須以全力保衛疆土，阻止敵人的侵略，外蒙古十二分需要受着嚴格訓練的健兒，這一點，夏多蘇隆是知道得很清楚的。(U. Dessau 著，宗漢譯)

六 蘇聯日本與外蒙

日本急速侵入華北和內蒙，東京政府一手造成了「滿洲國」，兩年來在遠東地方發生許多事變，這些最近已引起全世界人士對於外蒙古予以注意，外蒙乃為蒙聯的附庸，這是舉世週知的事。

無疑地讀者諸君總還記得六年前陸軍中校法勃爾(B. J. Fobell)在巴黎評論發表一篇關於蒙古問題的內容充實的文章。作者在那篇文章裏面敘述俄國侵入蒙古有損中國的主權，一面說明中國在蒙古比較俄國有權利的根據，他結論道：「中國應知道時時自謀……。她應須建立一個鞏固而強有力的政府。當她各處

都恢復秩序，領土完整，使財政穩固，軍隊堅強，交通完備和建設現代式的工業時，她就不需要什麼演說和法律上的爭論了」。可惜中國政府並沒有副他這些期待。我們目前看見國際份子的中國領土的淪陷而今日在遠東從事角逐和冒險的只有兩個強國，這就是蘇聯和日本。因此，我們覺得這兒有重新檢討外蒙問題的必要，蓋爲此地驟然起了變化的緣故。

二

開始我們要簡略地敘述一九二四年以來正式宣佈成立的一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究竟代表什麼。

外蒙位於中亞的北部，北面與蘇聯毗連（其廣袤一千九百公里），東北界於內蒙的布爾肯省，（現被日本畫入「滿州國」），西部，東部和南部與新疆、寧夏、綏遠和察哈爾相連接。

在這個四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廣大國土（約比法國大三倍），有九十萬居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蒙古人。中部和北部的人口為最繁密。主要富源為畜牧，約佔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據蘇聯的統計估定全國的家畜達二千二百萬頭，即：馬、角獸類、駱駝、綿羊、山羊等。蒙古的畜牧乃在游牧的農民手中，他們為得找尋獸類的養料，每年須遷徙幾次。農業很不發達，有人估計該地耕種的面積只有四萬五千公頃，所種的穀類為小麥、燕麥、大麥和黍。至一九二一年該地還絕對沒有工業。自這個時期之後，受着蘇維埃的影響，才有幾種企業產生。如是於一九三四年在外蒙的首都庫倫建築一間混合的工廠，從事鞋子、毛織品、羊皮外套的製造，另一方面着手在那林地方採掘煤炭。但是工業顯然正在開端，在蒙古當然還沒有無產階級（Proletariat）的存在，在行政上，外蒙分成十二個行政區。該國的首都距離蘇聯三百五十公里。

俄國革命必然地對這個長期在封建和神權制度統治下的國家發生影響。由莫斯科傳來的新思想對於王公和寺廟的喇嘛不利，他們擁有一大部分的牧場，同時對於幾乎壟斷整個蒙古商業的中國經紀人也有害而無利。大家都知道當好多年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蒙古領土成爲可怕的內戰的舞臺，日本想利用這個混亂的機會，以加強她在庫倫的勢力。他們援助白俄領袖謝米諾夫和名震一時的安惹，斯丹麥爾男爵（Unsern-Sernberg）領率的「亞洲軍」。但這兩個軍隊的領袖却要求向當地勒索軍需徵發家畜，威脅農民，這樣做法只能激起外來的侵略的反抗者和王公、喇嘛的革命情感，在安惹佔領庫倫（一九二一年二月）之後，王公與喇嘛會接受以佛教僧侶呼圖克圖爲最高領袖組織政府。立刻有個「民族革命」黨組織成功了，該黨領袖係從農民階級出身，他們起草一個行動的政綱，要旨如下：謀民族解放，打倒封建制度。他們組織起來與安惹，斯丹麥

爾抵抗，因而請求蘇維埃政府予以援助。自一九二〇年就在莫斯科開始談判，代表外蒙的却是個奇怪人物，名爲喇嘛波達 (Lhamoda)。結果重新採取一九二與一九一五年間有損中國主權的蒙古自治派所主張的專制因襲。莫斯科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四月自然做到超過蒙古人民黨（在安憲佑領庫倫的兩個月之後）的希望之上，紅軍部隊繼續把日俄驅逐出境。

民族解放之後，外蒙革命黨並沒有立刻握政權。該黨仍維持呼圖克圖的職位，不過大量地限制他的威權罷了。蒙古變成立憲的君主政體，呼圖克圖就是這個政體之王，但是當時的政府依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莊嚴契約」強迫他差不多須批准全部的命令。然而呼圖克圖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去世了，他的去世乃是真正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革命的先兆。國民大會於是年十一月在庫倫召集，該會確認政府取消君主政體的決議案，並宣佈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形成。

立。該會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過蘇維埃的法學家幫助草成立新憲法。

這憲法是世界上唯一受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直接影響（在蘇聯成立之前）這憲法乃以蘇維埃為基礎，在蒙古稱為（Koolias）但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該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太簡單，不能實施馬克斯主義的原理。最高政權由「大呼拉爾」（等於俄國的蘇維埃大會）行使。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則由「小呼拉爾」（與俄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相同）行使。「小呼拉爾」約有三十名會員，每年開會兩次，這兩次會的實權操於常務委員會（會員三名）和內閣手中。下列就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以來的內閣組織：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阿摩爾（Amor），第一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巴山（Toboi-Balsan），第二副總理兼陸軍部長特密德（Demid）。本年三月由杜克桑氏（Goksan）任「小呼拉爾」主席。

一九二四年草成的憲法准許十八歲的男女公民有選舉權，而「掠奪」他人的勞動：封建貴族、喇嘛、商人和重利放貸者則被除外。土地、礦藏、水道和森林收歸國有。

蒙古國民革命黨草成的急進憲法的種種實施，這兒要加以詳細敘述，是不可能的。消滅封建和宗教制度分成了幾個階段。這種舉措曾激起舊王公和高級僧侶的有組織的反抗，另一方面，該國所採取的「蘇維埃化」的政策也嫌過激。這個統治外蒙政黨裏，也像她的強大的鄰國蘇俄的共產黨一樣，有着左傾和右傾的集團。在急進的社會主義化的時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之後，大家都承認外蒙不輕易從事土地集體化的嘗試，土地集體會（像在蘇聯的情形一樣）使全國的家畜減少約七百萬頭。他們於是不得不恢復遊牧農民的私有財產，和私人貿易，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策分離宣佈之後，對於僧侶的信仰措置也改變了

手段。第七屆的「大呼拉爾」召集之後，就採取這種柔和制度，有點像一九三四年大家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樣。當人們認清一九二一年以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予外蒙以很大的印象，就會想到庫倫政府的經濟政策的突然變更乃係受莫斯科的激動。

目前的情形如何？我們且看四月八日的真理報發表一篇內容很充實的文章怎樣敘述：「一九二一年的蒙古革命開始時好像是反帝國主義的，經過長期的鬥爭之後，卒變反對封建的革命。但蒙古革命的第二工作還未完成。封建制度和封建的關係已經動搖，却還未完全消滅。只要指出封建時代的制度完全繼續下來就可明瞭：寺廟裏面現在仍養活約八萬名的喇嘛」。（註一）

然而，蒙古的僧侶階級已失掉其經濟勢力：「寺廟在革命前擁有該國家畜的百分之二十，現在只有百分之」，另一方面喇嘛對於人民的無限制的勢力已

因文化的普遍進展而大大地減少」。

真理報又敘述一九二四年蒙古憲法廢止王公和貴族的特殊的稱呼和徽號以及宗教領袖的特權；憲法主張沒收大規模牧場，取消從前寺廟徵收的什一稅；它解放了喇嘛的農奴，（*Chaimars*），採用對外貿易的專營，消滅了中國大經紀人剝奪蒙古人的行爲；簡單地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它解放了中小層的農民，但是雖然如此，蒙古還沒踏上社會主義之路。

（註一）在舊制度之下究竟有若干喇嘛？這是難得正確地明瞭，不過其數目似乎超過十萬人。一九三〇年特將喇嘛的家畜沒收而分給貧困和中層農民；當局允給窮喇嘛以一部分家畜，如果他們放棄他們的僧侶生活的話。有人說，其中有一萬二千人已離去了寺廟。

莫斯科日報寫道：「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遊牧農

民的畜牧造成其國民經濟的基礎。除了少數在國家規定的企業中畜養的畜羣外，所有的家畜都是農民的私有財產」。

該報的編輯者承認採用這種私有財產制度，一部分人民，取另一部分人的財富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政府要好好維持貧窮和中層階級，一而限制較寬裕的農民的財富增進，一面給他們擔負重稅。隨後，他對於這點下這樣的結論：

「蒙古共和國一面從事鞏固共和政體，為該國的生產力的最大限進展和為提高羣衆的文化而奮鬥，消滅封建制度的痕跡，制止擄取的資本主義的份子，保護國家抵抗外來的威脅，一面在準備必須的條件，以謀漸進地跑上非資本主義的進化之路。因此，她是個新型的資階產級的民主共和國」。

由真理報所說的幾個字看來，人們可了解在這些條件之下外蒙不能算是蘇

聯的一部分，曾有人這樣想，實是錯誤。因為蘇聯的聯邦共和國必然是蘇維埃的和社會主義的。但是這樣却沒有阻止莫斯科政府在庫倫的支配權。組織「蒙古革命軍」和供給其軍需器具的都是莫斯科政府。外蒙的一些軍用和民用飛機；運輸的和公用的汽車都是蘇聯的工廠製造的。訓練工業的技術人材，促起該國的文化發展也是莫斯科。蒙古青年漸漸赴蘇維埃各大學和莫斯科的東方語言學院從事研究，蒙古的代表定期赴莫斯科研究各種行政的運用，並趁此機會聽受政治的指導。另一方面，俄國科學團往蒙古從事開採天然富源的合作，或研究蒙古的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字母拉丁化，文學的語言的草創，戲劇和電影的組織等。

庫倫與莫斯科的這種密切合作頗為有效，因得蘇維埃的拓殖（這個字用得並不過份），各方面都很落後的蒙古民族才與西洋文明接觸，而與中國疏遠。

真理報又追溯俄國革命之前，蒙古沒有非宗教的學校，寺廟就是唯一的文化中心：「自革命以來，該國設立許多民衆學校。現在有小學七十所；中等學校五十所，技術學校三所和許多職業學校。一大部分青年則上識字學校補習。」

蒙古的智識份子還很少。但是已經有些小學教員，工程師，醫師和護士。在俄國的勢力未入蒙古之前，人民不知道歐洲的醫學；他們患病時請喇嘛醫治，治病的人使用西藏的醫藥，或施行法術和魔術。該地於一九二三年才有蘇俄的醫師，並組織公共衛生機關；現在該國約有六十所的固定的或巡迴的健康機關，不但農民去受醫治，喇嘛亦不能例外。

蒙古並且要在莫斯科刊行報紙。在舊時原沒有報紙。人民只閱讀喇嘛所著的曆書或日曆。有人或者以爲僅有蘇維埃的報紙（這並且是灌輸該國的智識的唯一來源）。在庫倫已發刊五種蒙文的日報和九種雜誌，此外還刊行通俗科學

小叢書。並且近幾年來，就建築排演通俗劇本的國立戲院，這是以喚起蒙古的過去爲目的。一九三四年外蒙建國十週年紀念時，加拉罕所領率的蘇維埃代表團曾看到排演爭蒙古獨立的開國英雄 *Soulhator* 的奮鬥劇本。

三

談到蒙古獨立……。外蒙與其強鄰蘇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雖然後者不斷聲明絕對尊重外蒙的領土完整。蘇聯與日本所不同者乃爲沒有伸張國勢的計劃。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原則上是「反帝國主義的」，只要展開地圖就知道她的領土之大，而她的物力可使其人口每年增加三千萬左右。

十五年來，蘇聯在形式上，法律上都尊重蒙古的國際條款，這些條款很特別，因爲外蒙於一九二一年驅逐安惹的黨徒之後，便宣佈獨立，然在理論上却屬於中國的宗主權。依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蘇聯與庫倫的新人民政府訂立

的條約，却承認蒙古獨立，不過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蘇聯與北京政府訂立的條約，却承認中國在外蒙的主權。請看該條約第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並尊重中國在該地的主權」。

在此時期，紅軍佔領外蒙已有三年，但是蘇聯却特別聲明這是應庫倫政府的請求，而將其軍隊開入蒙古，並非要消滅她的獨立，相反地而是要求援助她抗禦外患。蒙古邊境的危險如繼續存在，這些軍隊依然駐紮那兒，至一九二五年初才開始撤退，這也是應外蒙政府請求的。據一九二五年二月廿七日的照會，外蒙政府對蘇聯表示其軍事援助的謝忱：

「政府謹代表全蒙古民衆，異常感謝紅軍給他們的解放土匪的束縛以及文化經濟和法律的發展的援助，並感謝它幫助樹立真正平民政權的所不能忘的功

績，請將蒙古的勞工最大謝忱及其永久的感恩和永久的友誼轉達保護被壓迫的羣衆的唯一英雄紅軍的工農，他的指揮機關和貴國政府」。

照會有着這樣的一句話：

「敵國人民和政府如遭遇到與一九二一年類似的情況，她實需蘇聯和紅軍的援助」。

這是蒙古政府對於紅軍和蘇聯表示援助的感謝。莫斯科的人總說這樣保護是中國本身的利益。四月八日莫斯科新聞報對此點曾舉出偉大革命家孫中山氏的話爲證。該報刊載孫先生和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駐華代表共同宣言的通訊，他在這篇宣言中聲明俄國即刻撤退駐外蒙的軍隊既非絕對必要，也非中國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因爲當時北京政府在撤軍之後，不能阻止白俄軍反蘇的新陰謀，又不能阻止比較目前更艱難的局勢的產生。

新聞報又指出一九二四年北京條約第五條裏面所載，蘇聯不但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而且承認俄國的軍隊須要召集邊境安全的必然措置的會議之後，才可退出蒙古領土。會議沒有召集，但俄國軍隊却於一九二五年春退出蒙古。

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外蒙繼續過着和平的日子。並繼續與蘇聯保持友好的關係。在這十年間，邊境都是安謐的，中國政府因陷入內戰和混亂中，並沒有想到打倒蘇聯在庫倫逐漸占着優越的勢力。但是中國對於名義上保持着主權的外蒙的喪失似乎隱忍不言，而日本在「滿洲」則取中國而代之，一九三二年創造一個「滿洲國」，並依秩序地要貫徹其在華北和內蒙的侵略計劃。

日本這種侵略漸漸引起庫倫政府和它的保護者莫斯科政府的憂慮。一九三四年年底蒙古人總認日本及其屬國「滿洲國」威脅她們的獨立；日；滿軍隊駐屯她們的鄰境乃係給她們以警告。「滿洲國」和外蒙的邊境界純是任意圈劃的，

實無界限可言，因這兩個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無論那一邊在國際法上都沒有法律的根據。遇着日本的威脅，外蒙內閣總理乞援於莫斯科，並喚起它履行一九二五年的諾言。蘇維埃政府允許在必需時將給與援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七日的紳士協定純是口頭的宣言。自此紅軍的部隊便開入外蒙以增強蒙軍的力量。

一九三五年，特別是六月廿三和廿六日，邊境的極嚴重的事變爆發了。隨後，七月四日所謂「滿洲國」政府和日本的關東軍參謀部要求蒙古政府允許其在庫倫常駐代表，並建築滿蒙間的特別電線。這些要求卒被蒙古政府予以駁斥，這些要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相衝突。雖然兩方成立邊境委員會，然而事變仍是不斷發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杪，委員會的工作便停止了。當時銀東氏 (Gwendoun) 認為有領率代表團赴莫斯科之必要。他於十二月杪到達莫斯科

澈底粉碎帝國陰謀 殲滅空軍主力

。他與美聯社代表會見時，聲稱危機嚴重，該國一旦受日。滿侵略時，希望蘇聯給與該國以援助。在與蘇聯政府人員談話時，則要求將一九三四年的口頭約東寫成條文。後來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五日日外蒙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阿摩爾和內閣總理銀東致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富和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的函件中，又正式請求蘇聯予以援助。

莫斯科政府誠悅地接受這要求，但是談判嚴守秘密。僅於三月一日美國司克利普賀華德社社長賀華德氏 (Roy Howard) 與斯太林氏的會見時，才知道蘇聯所訂立的諾言。茲將兩氏談話節錄於下：

「賀德華——一旦日本決定攻擊蒙古人民共和國時，蘇聯的態度如何？

斯太林——日本一旦決定攻擊蒙古人民共和國並危害她的獨立時，我們準備給蒙古以援助。李維洛夫的助手斯托摩尼阿可夫 (Stomniakov) 最近對這個

問題曾向日本駐蘇大使聲明，追述一九二一年以來蘇聯與蒙古共和國所保持的堅固的友誼關係。像以往一九二一年那樣，我們勢將援助該國。

賀華德——這樣，日本企圖佔領庫倫會引起蘇聯的積極行動嗎？

斯太林——是的」。

幾天之後，即三月十三日由蘇聯代表泰洛夫(Talov)與蒙古人民政府阿摩爾和銀東共同簽訂互助議定書。此項議定書延長十年有效，裏面分爲四條。這是簡短的參考材料，可將原文譯述於下：

第一條——蘇聯或蒙古共和國受第三國的侵略的威脅時，該兩國政府即刻共同審查造成的局勢，並採取一切能保障其安全的必須措施。

第二條——蘇聯與蒙古兩政府在訂約國之一方受軍事的侵略時，須互相準備一切的援助，包括軍事援助。

第三條——蘇聯與蒙古兩政府認為不必要時，根據相互協商，為得履行第一和第二兩條記載的約束，其中的一方駐紮於另一方的領土的軍隊須即刻撤退，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退出蒙古共和國領土一樣。

第四條——議定書以俄、蒙兩國文章成兩份，兩種條文均為有效。自議定書簽署之日起施行，其有效期間繼續十年。

我們看出此項議定書規定兩個場合：如第一條的侵略威脅與第二條的「軍事侵略。」據第一條所載，一旦兩締約國受威脅，允許蘇聯軍隊開入外蒙。另一方面，「互助」自然是純粹傳統的外交條文，援助只是蘇聯給予外蒙……。

條文於簽訂一月之後即四月八日始正式在蘇聯報上公佈，但於四月二日即將抄本送達中國、中國政府於四月七日提出抗議，聲言此次新條約破壞一九二四年五月廿六日中蘇條約，依照中蘇條約，蘇聯承認中國在外蒙有完全的主權

。李維洛夫氏即提出反駁。他在四月八日的備忘錄上認爲中國的提議沒有根據，三月十二日蘇蒙議定書的任何條都沒有損害中國的主權，而對於中國乃至蒙古都沒有領土野心；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條約依然有効；李維洛夫說：談到我們有權與中華民國的自治部分訂約，只能指出一九二四年九月廿日蘇聯與東三省政府訂立條約就夠了，這項條約並沒有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中國政府並且承認它與五月三十一日北京條約有同等價值；最末，蘇蒙議定書沒有損害任何國的利益，因爲它只假定蘇聯或外蒙成爲被侵略的對象，就應互相保護其領土。

四月九日莫斯科新聞報寫道：蘇聯的照會的證據極充分，所成爲問題者乃欲知道爲甚麼中國政府認這次有抗議的必要。該報認爲這抗議是在「日本壓迫下」寫成的。該報繼續寫道，中國人民完全明瞭蘇聯是她的朋友，蘇聯人民願

意看到中國強盛起來，而能保衛她的獨立，如果中國能保障其他的國家，使在她的主權之下的領土不成爲攻擊他們的大本營，他們是多麼高興。不幸「滿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要塞，而中國人民却沒有加以阻止。同日真理報發表一文題爲東京壓迫下的抗議，敘述北京條約規定討論保障蒙古邊境的安全的會議沒有召集，因此蘇聯政府應地方或中國當局之請，有權把其軍隊開入外蒙，無論是爲保護蒙古邊境乃至蘇聯的邊境。該報斷定外蒙爲日本軍閥夢想的用兵之地：外蒙被征服造成貝加爾湖，西伯利亞鐵路和蘇屬遠東受直接威脅。

中國於四月十五日又提出抗議，但以後就沒有再繼續下去。中國政府並沒有向國聯提出對蘇聯的抗議，大家總還記得，當「滿洲國」宣佈獨立以及該國與日本訂立協定時，中國曾在日內瓦提出抗議。這足以證明蘇聯的言論不無理由，她也許有思想保障中國土地完整而抵制日本勢力的伸張。

四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應須加以研討：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對於日本所懷的疑懼有沒有根據呢？日本今日有無把外蒙併入她的伸張的計劃中呢？

有些悲觀論者認為日本又在貫徹一九二一年安巷在她的援助下夢想要實現的計劃，想製造一個集合散在「滿洲」和內外蒙古人的傀儡式的蒙古國。要實行這個計劃，在日本實在要有「汎蒙古主義」的黨徒才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這些問題的專家張伯倫氏（William Henry Chamberlin）由東京投寄一篇文章在英國雜誌 *Spectator* 發表，謂若干關東軍的軍官，特別是陸軍中佐寺田都成爲蒙古問題專家，他們懂得蒙古語言文字，並很了解蒙古的宗教和習慣，茲將該文摘錄一段於下：

「這班軍官夢想建設一個日本保護下，而脫離布爾什維克的一切勢力，依

照會族與悠久成爲蒙古宗教中最佔勢力喇嘛教的『汎蒙古國』，這是頗爲真確的事。外蒙古將成爲這個國家的部分，在行政方面，日本軍事當局贊成『滿洲國』與位置於興安嶺西部的蒙古省份，不過有個條件，須日本在這個『新蒙古國』的勢力能根深蒂固才行。」

但是東京政府對於此事怎樣想法，遠東問題的法國專家迪波克氏 (Andre Duboscq) 於本年五月廿日在巴黎時報上面發表一篇文章，力請我們安心；他說：「外蒙現在並不列在日本的計劃中。」

◎ 我們祝禱迪波克的樂觀論有事實來證明。總之自三月十二日以來，日本就在注意一旦侵略庫倫的舉動產生什麼結果。迄今日止，蘇聯在遠東充分表示妥協，但她們對於外蒙的不折不撓的態度是一種警告，它一面實可抑制日本希望大規模侵入中國的野心計劃，一面則謹慎地在避免戰爭。蘇聯似乎充滿着和平

的意念，她僅僅算爲她自身的安全而維持在蒙古共和國的保護權，除非蘇聯參加歐洲大動亂以漩渦中，使遠東局勢變更，而給日本有機可乘，否則世人常常預測的日俄戰爭，不會那麼快就爆發的。（李萬居譯自法國巴黎評論）

七 日本間諜潛探記

我（布利秋）的計劃怎樣到外蒙去是前年夏天的事。據說自九一八後，日本人絕對不能入境。但是曾有幾個日本人聽說白俄敗將在哈爾哈內地的草原埋有金塊，他們就扮作獵人，深入那裏，結果都被外蒙兵捕獲，但後來却全部生還，這件事實使我堅信可以去得。當我在滿洲里作入境的準備工作時，幸而遇到一個以前熟識的俄國人，我決計憑他在蘇聯領事館中求些便利。我在法國時曾學過些繪畫，因此我告訴他：我是個畫家，現在生活困難，只有靠外蒙沙漠的寫生來謀生。他很同情我，很快去代向一個領事館的青年書記斡旋。但是書記不能保證。後來，我拉了那書記和領事三人同遊，也許是為感情所動，入國許

可證雖沒有，他却答應了寫張承認我是畫家的個人證明書。

從滿洲里到札賚諾爾是坐的火車，那是六月中，下了車，找輛中國破馬車向南前進。

到了達賚湖後向西前進，沿途遇着蒙古人所作的路標「鄂博」，這是用石和泥堆起來，上面種了樹的。波狀的丘陵蒙着青草。小路曲折得像鱈魚，慢慢走着，看見前方聚集着七八個蒙古包，這是罕楚哈。想在這裏換馬車，但一個馬夫都沒有。「包」中蒙古人男女四五十聚到馬車的四圍來。原來蒙古人爲了放羊要隨着水草，所以人口時有增減，這裏是大家族，每「包」住有三對以上夫婦和他們的兒女，所以人口很多。

天晚下來，又見兩個「包」，想借宿一宵。於是馬夫在大聲招呼：請把狗拴上！如果不把十幾隻猛狗拴住，就不能接近那包了。草原的夕陽落得特別快，

蒙古人把狗攏聚來，已是天黑了。夜裏沒有燈，他們是太陽落山就寢，黎明起來。蒙古人所有的羊有時達七八百頭。羊是非常重要的，把牠們集在中心，外邊聚集一圈牛馬，外圍再聚着猛狗，布下三重的圓陣。夏天的草原，白晝酷熱而夜裏急速轉冷。不知道洗澡爲何事的蒙古女人取出乾的牛馬糞在包外燒着，圍着火燒烤了一隻小羊，給我們充飢。他們是新巴爾虎人，是不拜喇嘛佛的噶嘛教叛徒。我們在篝火邊睡下，他們却把毛皮鋪在草上，看着星睡，靠星來辨認草原道路的蒙古人，這睡法真有神祕感呢。

北方大陸的天亮時也特別快，吃過了牛奶作的團子，送些謝禮，告別而行。日中到達薩別里欽部落。中國馬夫把馬車借給我，他回去了，現在由一個康健的蒙古青年趕車，走得稍快。沿途有「鄂博」，「羊羣」，騎馬的蒙古女人。湖克魯倫河而上，在無山的草原上看到三座的山，據說是博克多的佛山。遙見幾十

個騎馬的，是朝山去的，蒙古人見山而思佛，相信越高越得天神佑護。過了三夜，蒙古馬夫不肯再前去了，只得用偽國幣五十圓買了一匹馬，一人獨行。

過了第五夜，到了一處，各處支着帳篷，這是「滿洲國」國境警察派出所，那邊是外蒙國境了。警察說：那邊的梅里根敖拉廟就是暫定的國界了，外蒙兵有時在西方小山上出現。從那裏向西是一步也不能過去的。那夜就在這裏住下。次日騎馬向南方，向似乎是國界的地方邊路而進。那天一個人影也沒見。在草原上睡了一夜。天亮了，突然兩騎馬趕來，他們正是外蒙兵。他們的強悍態度使我恐怖，也不問什麼，隨即把我帶着西行。前後各一個外蒙兵，把我夾在中間，也不知往何處去。經五六小時，到了克魯倫河邊。這裏的天然道路是由砂土和自然的煤層形成的，堅固得可以走汽車。不久來到河邊一排岩壁的地方，山上支着七八個帳篷。上得山時，二三十人歡呼而來，裏面有兩個俄國人，

他們是指揮這些蒙古兵的班長。他們看了我的文件，說：這是領事館員個人所寫，沒有用處；也許還是假的。我只知此地是克魯倫河沿岸，後來才知是沙喇舒巴台。次日他們把我的眼蒙上，用馬送去後方。大約是向西沿克魯倫河行走。晚上停的地方有二三十個蒙古包，在這裏給我吃了些牛奶團子和茶。這裏有四五個俄國人，四五十蒙古人。知道這是克魯倫即烏爾達，據說夏天有路可通赤塔冬天結冰後還可走汽車。住了一夜，再蒙上眼。和行李同裝一貨車，顛了一天。把眼放開時，吃了一驚，這裏有煉瓦造的大房子，有電燈；這是車臣汗部的首府。在此拘留了四天，我苦求轉送庫倫，經允許了，次日搭乘赴庫倫的貨車而行。

這裏離國境四百公里，大庫倫則有七百公里，從這裏坐汽車十幾小時可到庫倫。在車臣汗，蒙古包是固定在一地的，有的地方也有瓦房和像兵營的東西

，聽說有飛機場，却沒看見。要開車時又用黑布把眼蒙上，不知走的什麼路，但覺車走得快時，急激搖動，也聽到水聲，似乎是在修理中的有水溜的天然道路。

這時的汽車夫是俄國人，我的眼雖蒙了，嘴却能說話，和他攀談。途中吃了兩回飯，他都把我眼睛放開。午飯時看見右手的河大概是克魯倫河，有丘陵，岸邊有重重斷崖；左方是草原，有些砂礫，但是不見沙漠；北方似乎是西伯利亞的連山，古人說蒙古沒有樹木是不對的，近西伯利亞有很多密林。向西行更近大庫倫，道路經過人工修理，貨車也能開足馬力了，這些道路似乎是新的支線。

庫倫有大的煉瓦建築，電燈通明。這裏的拘留所比車臣汗的區署大七八倍，但也大同小異。拘留的第四天提出去審問。官吏一半是俄國人，在言語上很

討便宜。俄國人因為找不出證據，在我的肚帶裏取出一件重要的東西，以為是證據了，及至展開細看，忽然哈哈大笑，原來那是一長德川時代的春宮。結果，我被當作色情狂的傻畫家而釋放了。

第三四天押送車臣汗出境，就暫時拿拘留所當旅館住下。我要求描寫庫倫風景，却是不許，照相固然絕對禁止，繪畫也不行的。但是有輛空貨車，就利用它看看庫倫的市街。舊市有蒙古人的固定蒙古包的街市和中國式的街市，很不清潔。往往有中國人，但是俄人國却一個不見。新市街與舊市街間稍有距離，那裏道路是新式的，有近代都市風，有瓦斯和水道，在市街區域大概有二千戶，這是前年的話，現在也許住宅更增加了；人口看樣子大約有六七千。

再乘貨車回車臣汗，現在是傻畫家了，不再蒙眼睛了。庫倫南方見有一座高山，那叫汗山，高約五千二百尺，是外蒙喇嘛教的大靈山，但在共產黨統治

下，因為宗教是鴉片，^①嘛也被禁止了。途中駱駝隊滿載糧食，饒有畫意。路上新立的電桿如林，道路也有改修新設的。也遇到幾處煙囪集合的村落，產業計畫也可以從各個村落看取其輪廓。各處鄉村的蒙古婦女上身穿着蒙古衣服，裙子却是俄國式，這可說是外蒙的新式樣。頭髮剪成俄國式的女子也常常看到。互相敬禮也有用握手的。這些在蒙古禮儀上都是急激的轉變。蒙古人雖不是農業的民族，現在各處也看到集體農場了。

歸途和去時的道程不同，是向南方走的，有幾個蒙古包在燒着，據說那是為了殺滅鼠疫菌。蒙古人一發鼠疫，馬上就將衣用具和(包)一起燒掉，他們的怕懼鼠疫較文明人尤甚。車上所見喇嘛廟廢墟極多，外蒙著名的拜廟，現在也成爲禁例之一。一路上天空常見飛機，處處有無線電柱。有時走着很好的重建過的道路，這樣地到了車臣汗，由此循原路回到「國」境。回顧外蒙所見，顯然

的草原的蒙古是已在蘇聯指導之下，向近代文化邁進了。（布利秋著平則譯）

八 日本間諜潛探記

(本文作者池田，實則尙未入外蒙國境。——編者)

去年八月間，我(池田克己)自蒙古出發。約八個月，經察哈爾，綏遠，外蒙古，新疆而至甘肅一帶，或乘駱駝，或與引路者啖生肉，飲鮮血，過着蒙古人的生活，有時途中祇和二馬爲伴，出死入生，幾度彷徨，歷盡風霜，幸而生還，乘此休養時間，且把旅行經過，寫述於下：

十月終，我到居延，本擬乘機入新疆，但是綜合各方面情勢看來，知道難以如願，那裏城門緊閉，卽本國人也不容輕易入內，爲了不得不避去障礙，就轉向額濟納旗內去旅行。

在這一月之末，綏遠事變突生，路線即被隔斷。繼接南京方面來電，知道西安又發生事變。於是明白盤踞延安的共產黨，是從高原那裏來的，所以從寧夏省大體上看來，自賀蘭山脈之北起，至阿拉善納土爾特及外蒙國境止的情形，都有些明瞭了，我是進一步想探訪綏順諾爾海附近一帶。

這方面的情形，與別處確乎有些不同，想明白回教徒在那裏的生活風俗，這時又適逢「中蘇密約」成立，自庫倫到西安一帶情形，也想探訪明白，於是爲了種種有興味的問題，就決定往那裏去。今年一月廿九日先從額濟納出發，額濟納一名延安，自寧夏乘駱駝前往須一個月，自西安動身須兩個月。延安附近近有兩條湖，——蘇格諾湖與拉休納湖，據說駱駝飲了這裏的水，就可不死。發源地來自甘州。額濟納土爾特河兩岸住的多是蒙古人，額濟納面積與日本的九州差不多，人口尚不滿六百人。在這河兩岸以外，即是漫無邊際的沙漠，

絕無人跡。這六百人是前清康熙時，由烏魯格遷移來的。先前我曾到過蘇格諾河附近的東廟，由那裏到蘇格諾河，乘馬往，二小時可達，土民大抵搭篷而居。由東廟往西廟約三小時，這一段路有住家。自西安到西廟的途中，就沒有遇到一間屋子，在那樣闊大的地方，祇有二三處人家，而且都是蒙古人的篷帳，而這樣疎落住所，就可稱爲一村了。

一月二十九日乘着駱駝，出發前，一時找不到引路者。蒙古人和漢人多不願應徵，爲了做嚮導要有被殺的危險。自己單獨又不能行，因爲獨自僱駱駝，太不容易。正在躊躇當兒，適巧有一兵士，由蒙古逃來，名蘇蘇。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廿八九歲的青年，我允許他到了肅州，買給他心愛的東西，他纔被說服同行。恰巧那天下着大雪，我們向南而行。走了八十華里，到達塔坡達拉，當初蒙人避難來此，遂成村落。在這裏過了一夜，附近灌木叢生，實在是好地方

，有蒙古人住家五六家。我們的駱駝非常肯吃苦，雖在大雪之夜，仍能繼續前進。翌日，已走進了大戈壁沙漠地帶。由此再前進，便踏上純然的大戈壁沙漠了。晨七時出發，忽然迷路，走了十二小時，好容易纔走入特洛克腹地。

這裏有中國商店二十餘家，他們都靠着外蒙的貿易爲生。今年爲了各種事情發生，商業差不多全停頓了。再前進到烏拉爾齊旗，不見一人。居此約一星期，關於甘肅方面的情形仍不知道。我想再南行，據說：那裏共產黨甚猖獗，日本人去危險尤大。那裏吃的東西是拿羊肉和牛肉調着麵粉做飯食，齒弱的人絕對不能齟齬。吾們很想打聽這裏的情形，可是住了一星期，依然毫無眉目。我們就到西廟去，那裏共黨勢力很薄弱，日人前去無害，我才放膽而行。午後九時到烏米蘇蘇，翌晨抵巴來斯莫。（譯音）再行約百七十華里，安抵雀加姆布爾可，該處河道交錯，居民很多，爲了那裏沒有兵營，所以不得不急急前行。

駱駝大抵日行五十里至六十里，可是現在牠不得不走八十里了。晚八時出外，把牲口糧草買好，我們自己也把水裝好，買了羊肉。約二小時纔把駱駝餵飽。出發時已午後五時了。我們決定朝着南方，依着水源，探索前進。夜十一時左右，忽然聽到犬吠聲，這是第一次。尋聲而往，見前面有蒙古人住着。我們在他們家中坐了約一小時，他們爲我們燒了羊肉作飯，吃後告別再行。翌朝六時，天纔發白，我們方知道仍舊在雀加姆布爾可。這裏遍地是冰。不得已祇好在此休息，等着夜色來臨。到了七點鐘時，極目四望，一片烏黑，人已疲乏不堪，勇氣喪失殆盡。方向也迷糊難辨。我們二人想今天或許要死在此處了。自出發以來，已近兩月，歷盡艱險，現在遇到這種情景，真有萬念皆灰之慨。無已，再繼續前進，約二小時，走近戈壁沙漠地帶。右面山上送來寒風，砭人肌膚，不禁毛髮悚然。依照行程時間算來，我們應該跨進平野地帶了。可是現在迷

失了方向，在這空閒的正月內，想找個人問訊，真不容易。現在唯一希望，最好途中遇到旅客。我們茫然再進，約一小時，這時恰巧遇到駱駝交尾期，駱駝在這期間非常瘋狂，而我騎的偏又是牝的，我的同伴騎的駱駝突然性起，撲向我這邊來，我雖然自知善於操縱，到了這時也無法鎮壓了。不得已從背上跳下。爲着過分疲勞，摔在地上，知覺全失。

不久來了一個中國商人，從這商人的口中，纔知道兵營即在附近，我們就跑到了兵營。這裏傲倖地遇到了一位很懇摯的蒙古人，他很誠意地款待我們。這一夜睡得很舒服，疲乏的身體，險些兒第二天起不來。兵營內兵士僅卅人，一天吃了兩頓飯外，終天練着跑山踏崗，教官是以前的逃兵。我的伙伴蘇蘇說：這教官曾經訓練過他的。問他教官教些什麼，據說這兵營內的功課，就是教兵士們怎樣屠羊。這確乎是件滑稽事情。兵士中有一人患淋病很劇，我把藥

送給他，勸他以後不可再胡鬧。真是愉快的兵營。

夜八時，聽說有旅行商一隊將往肅州，我們就預備追上他們。走了有一小時左右，抵達一處名叫塔里的地方，時已近九點了，就在那裏歇宿。離此八十華里就是戈壁沙漠，我想難題來了。可是一轉念間決心突破這困難。蘇蘇有個親戚在這附近，因此我們前去詢問，那時恰巧正月，他們還設酒款待我們。

由此出發，又迷了路，這方面完全是重沙漠地帶。浩浩平沙，無垠無際，人影不見，如入大海之中。翌朝把方向也迷住了。右面是雪白的雪山，左側是冰凍的河流，到了不毛之地，真是進退兩難。午後四時，纔走到水聲潺潺的處所，然而這裏也和廢墟一樣。在這裏吃了東西，已是七時左右了，大夥也沒有聽到。不久見前面白楊樹處，發現了一家人家，於是我們纔知道已走到了天倉附近的沙門子，重生了。我們想，今天無論怎麼非寄宿人家一晚不可了。就是

出錢，我們也要在屋子內住一晚的。臨了，每人出了五毛錢的住宿費，纔得把行裝卸下，腹內也叫着空了，人也覺得疲乏了。我們便把羊肉拿了出來，請他們吃着。自生以來未有這樣美味的晚餐。這般農民，終年吃着非人吃的東西，今晚吃這一頓羊肉。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呢！

天明，走了六華里，又把路迷失了，不得已仍前行。午後二時我喝了茶，吃着牛油跑到山上一看，附近沒有人家。這裏有二岔道，到肅州去的道中，完全見不到人家，向天倉那裏去二里多路，據說還有人家。於是我們仍前進，可是始終沒有遇到。那時已夜晚九時了。幸而聽見有犬吠聲，我們心中纔似放下石頭般的安定下來。於是不顧一切的奔向這屋子裏來，可是多麼可怖的人家呀！我們看見一個眼珠突出，臉色發青的男孩子在那裏，他叫我們付了房金，才讓我們寄宿。在這三十里內沒有人家，我們沒法，祇得住下。眼珠突出的男子

，我們想他是小孩子，可是他已是十七歲的青年了；爲了營養不足，所以發育不健全。還有那邊吃奶小孩，也是哭不停聲，爲了母親的營養不足，乳水很少。接着把小麥粉餵他，就狠命的吃着。那晚乳兒母子四人和我們兩人共寢一室。臭蟲與白蝨作祟。使我們不能入睡。

在這不能入睡的時候，忽然來了客人。這客人是一老年婦人，與四十許男子同來。由這老太婆口中聽來，纔曉得他的兒子被拉去當兵了。他想把兒子找回來，所以準備到肅州去見隊長。這老婆子見了我，硬拉着我帶他同行。我以誠意難却，遂允諾同行。

走了一二里路，去路斷絕了。不渡河就不能繼續前進。可是從上流流來的東西一件也沒有，假使搜索到什麼竹頭就好了。幸而帶着的羊肉還夠一星期的糧食，所以得遶道而行，先往各處尋路。尋到了一家人家，名牛房村。他們靠

些什麼呢？就依了來往過客，出賣茶水爲生。這村上從前有三百戶人家，是一所繁華區。自從生長了沙漠後，十年之間減少至一家了。這家男子名珠，從前也是好人家出身，自從妻子被上級軍隊搶去後，家道就此中落。這裏，共產軍好似曾來過，回教徒軍隊也到過似的。

午後三時，我們到達頭屯部落，在這村莊裏，老婆子有認識的人，所以我們就去找他們。這村裏營養不足的兒童也很多，蒙古人傳染病是件很平凡的事，也許爲食水不潔，而又終年居在濕地之故。祇有收稅縣的廳纔有比較精緻的房屋住。置祭祖先的祠宇也造得很精巧的，有一座祠宇的入門處住着人家，我們就住在那裏，到了晚上。屋子內不點燈的。這地方其實很冷。可是小孩子不穿褲，在這般寒冷天氣裏甚至裸體的也有，因之小孩的發育都很不健全。普通小孩生長比平常小孩遲發育五年。我們在那裏住了一晚，給了一圓投宿費，主人歡

喜得了不得。

離金塔約二十里的附近有軍隊駐紮着，爲了避免麻煩的檢查，就遠道而行。縣廳方面曾命令那裏居民，生人不准留宿。我們遠道金塔時，那位老婆子就和我們分手了。到金塔城的特拉伯，天色已晚。長途陪伴的蘇蘇想回去了。他這末勞苦，應當讓他的，可是他走後我將感到旅途寂寞，及很多的不便。當我同他在沙漠中時，仰着頭靜觀天空星斗，談着話兒，他那快活輕鬆的神情，解除我不少路途上的岑寂。我在不懂蒙古話的環境中他解除我不少的困難，實是我的恩人。此後我將踏上更危險的路途，然而我又不願再麻煩他。這樣那樣地心中憧憬着，說不出的寂寞反映起來了，我們終於又同行了一段路。

現在我們仍舊照前一樣地，蘇蘇我和駱駝同行着，這我命蘇蘇趕着駱駝快走，可是蘇蘇並不加鞭。我們走了一段，又把路迷住了，到肅州還有二十里路。帶

的水也喝完了，極感到口渴腹饑。那時已近某部落。盡力尋找人家，去敲他們的門，可是大多不能投宿，祇能供給飯食，於是祇好把腹果飽後，又走了出來，已是深夜十二時了。主人告訴我們到肅州的康莊大道，我們疲乏的身體不由自主地倒在駱駝背上，緩緩地走着。途中遇到了金塔退下來的騎兵二十名，我就跟着他們同行，爲了要去買糧草，所以抄着岩石小徑而行。那時駱駝也已弱不能行，我沒法，祇得下來牽着牠走。五時天明，神志已疲倦不堪，祇想下來睡眠。不自覺地竟睡過去了。

醒後，我們向着大自然擁抱下的蒙古前進，到了臨水，漸漸地遇到查問。午後四時到了肅州的東門，不得不警戒起來。

「你從何處來？」

「額濟納來。」

「有什麼東西？」

「皮包兩只，還有——」

這樣問着。由其中一個衛兵的發音上判來，知他不是北平人，我就問他旅館在那裏，他介紹了一家旅店，名馬家店的。找了半天，終找不到那個所在，這方面的溝很多，左灣右曲，弄得莫明其妙。換了方向走，只遇見一家有水車的小屋，弄得毫無辦法。時已夜晚八時，東西還沒有進肚，駱駝已疲不堪言。途中遇到二個行人，出了一塊錢問訊，他們要兩元纔肯。走了一里路光景，到了肅州，據說沒有證明書絕對不准入內。蘇蘇不願到肅州，我堅主着要去，於是大家進退維谷。蘇蘇決定回雪山去，不得已就同他分手。我想了好久，想到總商會去見該會會長，可是也無辦法。

以後我就不得不改乘馬了。馬走的地方不能離開有人家的村落的。我托旅

店主人爲我找匹馬來，可是找了兩星期都沒有找到。這樣的遲延下去就不能動身了，其實他們是把馬藏了起來。我說明了我是日本人後，店主大驚，促着我快走，不然全家要被殺的。我就把要馬來要挾他們，不久馬找來了，指示了我間道出發，這是二月廿八日晚。夜九時由旅店出來，十時又回到了肅州，可是城門已緊閉了。

我向城門大叫，說我是日本人，要見衛兵長，請開城。於是城上石子似雨點般的打下來，聲言開門是可以的，今晚已遲，明日再來。爲了沒有投宿所，我要求通知馬步行旅長，上面的石子就停止了。待他們聽說我是真真日本人，上面的石子又投得格外凶起來，幾度交涉，纔得走近城門，那時馬步行與南京的督察員宋某在城上面，把信扎受了進去。

等了約有三小時，已午前一點鐘了，天氣十分寒冷，得到的回答是不熟悉

這麼一個日本人，速回去。如今更加歸不得了，就求他們代找一所投宿處。這樣的交涉約有一小時，纔放我到一家老百姓家裏，把全部所有物都取了去，洋刀，剪子，手冊都取去。在那裏住了一晚。翌日，衛兵長又來催促離開此處，又換了一家民家住下。那夜十一時左右，有穿着制服的男子前來調查。他問我是什麼人，於是我就反問訊問的人是誰。四人中一人爲保安隊長、一爲軍法會會長，一人是軍政第二科長，另一人爲縣政府總務課長。「你是真的日本人，還是共產黨呢？」我的遍身都受了檢查，地圖也被搜了去，行李全部被沒收，又把我送入城門附近的監獄裏去，飯食由對方送來。馬衛兵長命四個保安隊看守着我。

這晚保安隊十人看守着我，二人住在室內。二人在門口輪流，其他六人爲預備呼遣者。給我喫的食物是以麵粉做的實心包子，這種兵隊都是農村子弟組

成的，他們對於軍隊的常識什麼也沒有。食物早上吃稀飯，午後二時吃麵粉，沒有小菜，祇一些鹽罷了。這裏的軍隊是用來防共產黨的。過了些時，他們和我漸漸熟識起來，晚上我做着先生，在蠟燭火下教讀。起初我講些山海經給他們聽，以後各處新聞，世界地理等事實，都講授給他們，這種新奇的事情，他們聽了都很興奮。

單祇坐在室中，怕身體要變柔弱，因此我就表現些武士道的武術，各人均非常欽佩。近來外面風很大，可是我的居所風聲全無。真不知何時能出此屋。壁上劃的記日子的痕道已有十五條，仍舊沒有消息。怎麼是好呢？心中很感着不安。慢慢地過了十七八天，心中不安加緊着，應當怎樣纔好呢？除掉逃走，別無他法。想借散步爲由，殺死二個衛兵，乘了二匹馬逃往金塔去。但是已成了我的伙伴的兵士，把他們弄死，又有些不忍；於是決計乘機行事。這時警察

方面的命令來了。派了二個護兵，預備送我出去。雖然拿去的東西大多沒有還我，可是我無論怎麼也要鼓着勇氣走的。送我的一個行政警察，恰巧是當地地主的兒子，所以我就把各省的情形問了他，他很詳細地答覆了我，感到非常欣喜，午後七時即走向金塔。

翌日出發時，馬忽然病了，不得已從鼻內把血抽了出來，休養了一天。翌日檢查一下行裝，除食物以外，什麼也沒有。到了金塔，心中有着莫名的舒適，不比肅州時的情形了。次日同二個保安隊人，到毛目縣（鼎新），那裏有梅奇納斯大河橫在前面。

他們是帶着命令，往紐格蘇去的。將近紐格蘇時，過大河，這河是不能不渡過的，因為由營盤子那裏遶道太麻煩了。如從這裏渡河，馬又不願入水，強迫着它下去，因水底有冰，待到了河中心，馬纔能游泳，我穿的蒙古毛衣，着

水後格外重了，馬幾不能載。不得已，我下了馬，游泳時可使馬較輕鬆些。渡過了二百五十米闊的大河，馬已喘不成聲，全身皆水，非常寒冷。遍身如火般地耕紅，不能動彈。對岸立着兩人，相對淒然。他們寧願由旁處遶道而行了。此岸有一紐卜孫人家，招呼得非常週到。不過這裏食物差不多完全沒有，把鹽水燒了，煮着山上採下的黑葡萄根作食，馬糧還是沒法想。主人年約五十歲，真佩服他們吃這些東西，能活到這末大的年紀。這裏有四五人，大家吃着山葡萄和我剩的一些粟子後，都立刻就寢。

渡過阿濟納斯河向營盤子方面走，就有人家了。在那裏的村長家中宿了一晚，到天倉去很近的。可是警察的命令書內不准到那裏去，那保安隊員說着，架起了槍，向金塔走了去。據說天倉村有六十里長呢，村長家的一晚，實遠勝於肅州時候。

在村長家內吃晚飯，大啖雞肉。同宿在此的有三人，都是蒙古的貿易商，據說爲了土地漸變沙漠，因此不能貿易。我們擬往沙門子。忽有由金塔縣遠道而來的一個保安隊員前來報告，命我速逃。於是我就拉了兩匹馬奔向一百八十里的戈壁沙漠，時在三月二十七日。駱駝行來須四五日，馬行一天就可以了。村長指導了一切路程，這天風勢很大，沙土亂飛，馬行甚艱。我騎在馬上，口渴非凡，已無力拉馬索，馬也不慣於沙漠生活，所以頗感困難。其中一頭受過訓練，其他一頭則毫無經驗。走了三四小時，途中不見一人。五時左右，我好似不能生存般地口渴不已，本想殺了一匹馬來吸血，以解渴，但是終於忍住了。到了晚八時，就是有訓練的馬，也不能走了，另一頭馬，假使我手中繩索一鬆，他必立刻逃避，照這情形，遲早必死無疑了。風勢更急，天色又晚，方向也漸不能辨。如今真感萬事皆休矣，祇等命運來支配一切了。入夜九時，

既沒有遇到樹林，也不聞犬聲，卽鷄啼聲也寂然無聞，祇有幻想浮上腦際。在這苦難半昏狀態中，自己曾幾度呼醒自己。

忽然想到懷中的時計，拿出來看了一下，恰巧十一時半，這時忽聞得駱駝的鈴聲，我聽到鈴聲時的歡躍，當非意想所能及。我騎着馬尋聲而往，約二十分鐘，遇見旅行商了。他們問我來自何方，聽說來自天倉，衆人大驚。十二時半與這羣喀阿刺伯商人，沿着河畔帳篷而睡。次晨見着潺潺而流的河水。飲這水時，其味之美，無與倫比。這羣旅行商行一天休息一天。不是這樣走法，那沙漠中的旅行就不能繼續。我把過去的情形說給他們聽，大家都愕然稱歎不已。

終於到達了喀刺伯，這樣慢性的旅行，一天趕不了三十里路。走了四天，纔通過戈壁沙漠，而到西廂。那裏以前我已去過，所以不再重遊。喀喇伯商人

的出動時候，普通是在下午三時。夜九時至十時，爲步行期間，十二時就寢，翌晨六時起身，給駱駝吃草，然後再行出外，我在這裏，就與他們分手。

這裏附近有蒙古人的住家。蒙古人走來問我是不是日本人，這裏是由外蒙來的移民住的。先前和我分手的蘇蘇，他們告訴我，已安抵家中了，食了好久的牛乳與羊肉，很是快樂。蒙古人的厚情實難以忘懷。行程計二百二十餘日，我抑制了對於蒙古大自然的懷念與追慕之情，回到了出發地來。

九 外蒙古的政治機構及其現狀

在中國辛亥革命那年，外蒙古曾醞釀過第一次獨立，旋又藉俄國革命的騷動，發生了第二次獨立運動。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終於宣告成立了。

外蒙古的人口，有八十多萬，它的地域，除原有阿國蒙古，喀爾喀蒙古以外，並包含西部科布多蒙古，面積計一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獨立前，是包括唐努烏梁海在內，而總稱爲外蒙古。唐努烏梁海亦已獨立，自成脫巴人民共和國。原有的外蒙地域，在舊制度下分爲四部四盟，就是：克魯倫巴爾和屯盟，

車臣汗部，阿林盟士，謝圖汗部，齊齊爾里克盟，三音諾顏汗盟，扎克原河畢都里亞諾爾諾，及扎薩克圖汗部。科布多蒙古又分七部，就是：杜耳伯特部，輝特部，新土耳其特部，新和碩特部，扎黑生部，明阿特部，及額魯特部。共和國成立以後，關於地域的分劃，大體仍襲舊制，只是名稱都改新了，內中很小部份，稍為變更。原有盟部的行政組織，都一律改爲蘇維埃式的地方行政制度。茲把新舊地域的分劃，對照如下：

新行政區名

舊行政區名

汗肯特烏拉

車臣汗部(克魯倫巴爾和克盟)

卜克多汗烏拉

土謝圖汗部(阿林盟)

齊齊耳里滿特林烏拉

三音諾顏部(齊齊耳里克盟)

汗台希里烏拉

扎色克圖汗部(畢都爾雖諾耳盟)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庫倫召集的國民會議通過而頒佈的。那次的會議，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開始把首都庫倫的名稱，改爲烏爾巴圖爾和特——赤色勇武之都。

共和國憲的第一章，就是把勞働國民權利宣言爲題，而有這樣的規定：

一、蒙古爲獨立人民共和國，主權屬於勞働國民。而由國民會議及由國民會議選出之政府行使之。

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目前國策，除剷滅封建殘餘勢力外，建立民主制度新共和國。

三、依照立國原則，政府根據以下的方針施政：

(1)土地、森林、水澤及其他土壤，皆爲勞働國民共有，私有權概行廢

止。

(2) 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所締結之國際條約及借款，一概認為無效。

(3) 政府採取經濟統制政策，國外貿易由國家經營之。

(4) 爲保護勞働人民階級，及防止內外反動勢力之發生，組織蒙古人民革命軍對勞働者施以軍事教育。

(5) 勞働者之言論、集會、結社，均絕對自由、政府須保障與援助之，并須努力增進勞働者的知識與普及義務教育。

(6) 舊王公貴族之稱號及其特權，一律廢除之。

(7) 鑒於全世界勞働階級，俱從事於資本主義的消滅及社會主義的建設，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對外政策特別注重全世界的被壓迫勞働階級之利益，並且期望和他們作根本的合作。

(8)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保持友誼關係，然如有侵害蒙古人民共和國者，則絕對予以抵抗。

三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以下的內容主要是關於統治組織的部份，茲述其大略如下：

一、蒙古人民之最高權力，屬於大國民會議。閉會後由小國民會議行使之。
。小國民會議如在閉會期間，由小國民會議之常務幹部會及政府行使之。

二、大國民會議由總部、都市、農村及軍隊代表組成代表會，每年依照人口比例選舉之。

三、大國民會議規定每年舉行一次，由小國民會議召集之，此外，依一定

程序可臨時召集議會。

四、小國民會議由大國民會議選出，其行動由大國民會議負責。

五、小國民會議係最高行政機關，執行大國民會議之議決案及黨法。

六、小國民會議每年至少召集二次，選舉五人組織常務幹部會及選舉其他

政府閣員。

七、政府執行一般國務，由主席、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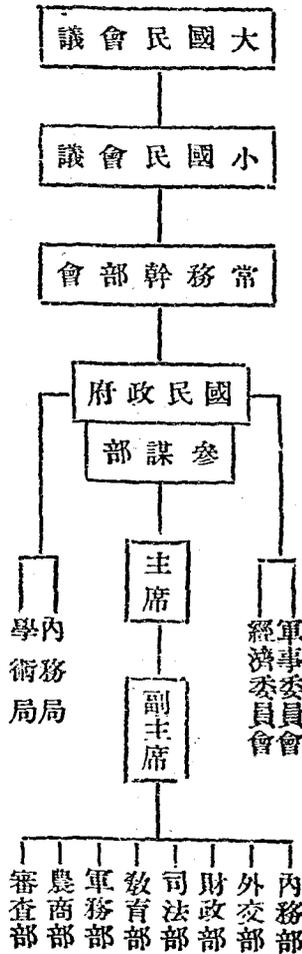
，以及內務、外交、軍務、財政、司法、教育、農商各部長及審查院

院長組織之。

上面是關於規定統治組織的大綱，此外有關於選舉權、被選舉權、編制預算及國旗之規定（國旗亦為紅色），一切都脫胎於蘇維埃體制。其中如大小國民會議，常務幹部會及政府的各種組織系統，和蘇聯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幹部會，及人民委員會議等之組織頗為相似。

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治機構表



四

在清末民初間的蒙古第一次獨立運動，無疑地是帝俄促成的，其指導精神及政綱等倒未必含有濃厚的革命色彩。迨一九二一年以後，第二次的蒙古獨立

運動，漸漸侵入紅色的勢力，不久就完全成了蘇聯保護之下。近來蘇蒙二國關係不論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共產黨在活動，結成不可分離的形狀。以下再敘述關於外交軍事等方面最近的情勢。

蘇蒙二國關係的正式公文往還開始，源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成立的友好條約，自締結條約以後，兩國除互相承認各自獨立外，並決定外交機關的交換以及樹立邦交諸事項。此後，蘇聯政府爲求蒙古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生活上能實在建設蘇維埃體制起見，曾向蒙古提出七項要求，不久就得到蒙古的允諾。蘇聯更爲了要使外蒙澈底蘇維埃化起見，復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於莫斯科成立蘇蒙秘密條約。此項條約不僅予蘇聯以經濟上的特權，復規定蘇聯軍隊得駐紮外蒙，協助蒙民保全領土及維持秩序。及至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蘇蒙二國的關係，已經不是單純的條約上的邦交，

以及只有經濟提攜等限度，實際上，蘇蒙二國已變成兩位一體了。

「滿洲國」的成立，以及華北方面的緊張事態，使蘇蒙二國的關係愈為凝固。蒙古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外交部長互丹，率領軍政部長多米托里以下多人，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應聘到莫斯科，經月餘，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返抵「赤色勇武之都」。互氏對於目前新局面，迭向蘇聯政府，黨部，軍部各方領袖會見，折衝、協議對策？蘇蒙雙方當局對日本積極推行大陸政策，已力加戒備。關於構成聯合抗日的陣綫，據說決定有具體的辦法。

現在蒙古擁有十五萬餘的兵力，如果全體體動員的話，可增加至三十萬人。其中以騎兵最著名，空軍亦發展得極速。（國內可供戰爭用的飛機，聞實數已達五百架），兵士用的器械皆係最新式的，多由蘇聯供給。國內以東部桑貝子方面為軍事根據地，而展開到東部國境防禦陣綫；指揮及其他技術方面，負責者

多爲蘇維埃聯邦的軍人。

小國民會議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開第二十次會議時，曾確認政府的外交政策。那時才發表訂定蘇蒙互助條約的事實。前面所提到的如：蘇聯軍隊須負責保全蒙古領土等，早已見于一九二三年秘密條約的軍事條款中。然而新的互助條約爲求應付滿蒙國境的新局面，而更加强二國間軍事的協助關係，因而名義上雖是互助條約，實際上，乃是蘇蒙防守同盟條約的締結；這與蘇聯對法國，捷克，西歐各國所訂的互助條約，是迥不相同的。

五

蘇聯在外蒙獨立之初，它在外蒙經濟上享有獨占權，一九三三年蘇蒙秘密條約，曾有這樣的規定：

(1) 外蒙政府宣言將無領主的土地給予蒙古貧民及蘇聯農民居住與耕種。

(2) 外蒙一切礦區允許蘇聯專家僱用蒙古人開採之。

又全蒙礦業須經蘇聯礦業組合承辦。

(3) 外蒙政府得招請蘇聯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實業。

(4) 外蒙政府得參與蘇聯勞動組合，創設關於勞工事項之各種制度，以便保護勞動者。

外蒙與蘇聯的貿易，是逐年的向上增高，從一九二三年—二四年度三百四十七萬四千盧布，中間僅八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竟達六千六百十七萬盧布，有十九倍的驚人發展(試看下面的貿易表)：

年 度	輸 入	輸 出	共 計
一九二三—二四	一·五〇四	一·九七〇	三·四七四
一九二四—二五	二·七六九	三·五八三	六·三五二

一九二五—二六	三·六七〇	三·七三五	七·四〇五
一九二六—二七	四·六三三	七·五五三	一二·一八六
一九二七—二八	七·五四六	一二·〇八九	一九·六三五
一九三〇	一七·八一九	一九·七四五	三七·五六四
一九三一	三七·三四三	二八·八三三	六六·一七六
一九三二	四一·三九五	一九·二七八	六〇·六七三
一九三三	三八·五六二	一七·三六九	五五·八三一
一九三四	四四·八〇六	二〇·五六一	六五·三六七
一九三五	四六·一〇二	二一·六八九	六七·七九一
一九三六	四九·二〇二	二二·八五二	七二·〇七四

關於蘇蒙二國之經濟貿易關係的逐年向上發展，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

第七次全聯邦蘇維埃大會席上，貿易人民委員會阿別，羅堅果里氏把它和脫巴人民共和國放在一塊，看如下的報告，更可明白：

「唐努脫巴及外蒙的國外貿易，幾乎完全是蘇聯的，這種事實，蘇聯和這二國通商，正表示着經濟關係愈爲密切，將來更有極好的發展，蘇聯對於這些共和國的經濟建設，曾予以很大的助力，從這裏可知不無相當收穫」

「蘇聯的經濟力量，特別是使唐努脫巴與外蒙之國民經濟恐慌日漸減退，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蘇聯的對外貿易中，據說外蒙佔第四位；但是在蘇聯與歐洲諸國之經濟關係漸趨濃厚時，將來或不免有所變動吧？（永啓修明記史天行譯）

古蒙外線前防國

所	版
有	權

角二價實本每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版

編譯者

楊

寶

琛

出版兼
發行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經售處

漢口黎明書局

廣州生活書店

重慶北新書局

長沙明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7
469231

#7

469231